

## 序 言

我研究历史 是为我自己 而不是为公众 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出版。有一个在她那个时代、甚至在任何时代都属罕见的各方面都卓具才识的人<sup>①</sup>，终于想跟我一道学习历史。她和马勒布朗士神父<sup>②</sup>一样在形而上学和几何学方面很有才华，而且她起初对历史的厌恶情绪也不亚于马勒布朗士。她说：“知道埃伊尔<sup>③</sup>继承瑞典国王哈坎的王位、奥斯曼<sup>④</sup>是埃托格鲁尔的儿子 这对我这个住在自己领地上的法国女子有什么要紧呢？我曾经津津有味地阅读过希腊史和罗马史，这些历史在我脑海里展示了一幅幅宏伟的画卷使我流连忘返。但是对于近代国家的历史巨著，无论哪一本我都无法卒读，我在那里看到的几乎只是一片混乱，一大堆既无联系、又无下文的琐事，千百次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就连在这些战争中人们使用什么武器来互相残杀 我也不清楚。我只好放弃了这种既枯燥乏味又空泛无边、只能压抑思想而不能给人启迪的学习。”

我对她说 可是 如果您在那么多未经加工的素材中 选用可供您建造大厦的材料，如果删掉那些令人生厌而又不真实的战争细节 那些无关紧要的、只是无聊的尔虞我诈的谈判，那些冲淡了

指夏 特莱侯爵夫人(1706—1749)，法国女学者，伏尔泰为逃避政府迫害，曾在她家住了15年。——译者

② 马勒布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译者

③ 埃伊尔，挪威史诗《英灵加塔尔》，中瑞典传说的第二位国王。——译者

奥斯曼(1259—1324)亦称奥托曼，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埃托格鲁尔之子。  
——译者

重大事件的种种个人遭遇 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 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联贯清晰的图画；如果您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那么，您会认为这是光阴虚掷吗？

这个意见使她下了决心 我也正是按照这个想法进行研究的。然而首先使我惊异的是 从卷帙浩繁的史籍中 我所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

我记得 当我们打开普芬道夫<sup>①</sup>——他在斯德哥尔摩写作，可以阅读国家档案——的著作时，我们以为一定可以从中找到 [瑞典] 这个国家的兵力情况 它有多少人口、哥德兰省<sup>②</sup>的居民如何与蹂躏罗马帝国的民族融合、在以后的年代中艺术如何传入瑞典 它的主要法律 它的财富或者不如说它所匮乏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当我们想了解 [神圣罗马帝国的] 皇帝如何觊觎罗马 [罗马的] 教皇如何对皇帝抱有野心时 我们看到的只是扑朔迷离和暧昧不明 致使在我所写的全部材料中 总是加上旁注“*vide, quæro, dulita*”<sup>③</sup>。在我的 1740 年旧稿中，上百处用粗体字写的就是这些字。特别是有关丕平和查理曼的赠礼、有关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争执的历史等处 都是这样。

西方人所写的关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东方民族的事情，在我们看来 几乎全都不像是真的，我们知道，在历史方面，凡是不像真事的东西，就几乎总是不真实的。

在这样劳而无功的研究中 唯一给我以支持的 是我们不时遇到的一些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史料，这一部分成了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读者会很容易地发现 继罗马帝国衰落、分裂之后 在我们

① 普芬道夫：(1632—1694)，德国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译者

② 哥德兰省，瑞典南部的一个省。——译者

③ 拉丁文 意为“空缺 待考 存疑”。——译者

所处的野蛮无知时代里 我们的一切——天文学、化学、医学 特别是比从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得知的更为温和、更为有益身体的药物，几乎都是来自阿拉伯人。代数是阿拉伯人的发明，甚至我们的算术也是由他们传来的。阿尔丰沙天文图<sup>①</sup>是两个阿拉伯人哈兰和本·赛义德绘制的。被称为努比亚<sup>②</sup>地理学家的地方官本·穆哈迈德被逐出本国后，把一个重 800 马克 的银质地球仪带到西西里，献给国王罗杰二世，地球仪上刻有已知世界的地图，并纠正了托勒密 的说法。

因此，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徒，我们必须给他们以公正评价。同时必须承认，我们西方民族虽然对某些重要事物的真理有所领悟，但在艺术、科学和国家管理方面却很缺乏知识。如果有那么一些人对这种公正态度恶意指责，并企图加以丑化，那他们就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很不相称，实在太可悲了。

阿拉伯人的诗歌和演说的某些篇章在我看来是很高超的，我把它翻译出来了。后来当我们看到由于托斯卡纳<sup>⑤</sup>人的天才，各种艺术在欧洲复兴，我们读他们的作品，就像阅读弥尔顿、艾迪生<sup>⑥</sup>、德莱顿<sup>⑦</sup>、蒲柏<sup>⑧</sup>的优美诗篇那样入迷。我尽我所能 把那些博学多才的民族的诗人所写的最优秀的篇章，用诗体准确地翻译

指卡蒂利亚与莱昂国王阿尔丰沙十世(1221—1284)下令绘制的天文图。——译者

② 努比亚，非洲东北部古国，相当今埃及阿斯旺与苏丹喀土穆之间的地区。——译者

③ 马克，古衡量单位，合 244.5 克。——译者

托勒密(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居中央不动，日、月、行星和其他星球都绕地球运行。——译者

⑤ 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地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大中心，托斯卡纳语后来成为意大利通用语，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诗等都是用托斯卡纳语写的。——译者

⑥ 艾迪生(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诗人及剧作家。——译者

⑦ 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及悲剧作家、文学批评家，曾被封为桂冠诗人。——译者

⑧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及散文作家。——译者

出来 力求保持原作精神。总之 与事实的历史相比 我更喜爱艺术的历史。

在这位十分可敬的人 去世之后，所有有关艺术的材料均已散佚。现在我年事已高 远离大图书馆 而且久病之后 才力衰退，实无法重新开始这一艰巨工作。所幸这一工作已由一些更为练达的人在《百科全书》<sup>②</sup> 这部不朽著作中 探幽索微、条分缕析地加以完成了。我不后悔把但丁以来所有伟大诗人的最优秀作品译成诗文，因为如果译成散文，人们就会完全认不出它们来了。

大家知道，好几个人有我的历史著作稿的抄本，有几章甚至还曾在《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 以后 人们又把这些收在各种名称的文集中。最后，1753 年，海牙一家出版商打算买几章没有完成的初稿，一个办事不谨慎的人随随便便地就卖给了他。该出版商以为这些章节包含从查理曼到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完整而连贯的历史，便把这部被阉割的极不完善的文集，以《从查理曼至查理五世时期世界史简编》这个骗人的书名出版。当时我正在将《帝国编年史》第一卷付印 这是我从在哥达<sup>③</sup> 找到的我的《世界史》部分初稿中摘出的 借助于它 我编写了《帝国编年史》。

我从杂志上惊讶地获悉有一本用我的名字发表的所谓《世界史》，可是还没有收到这本已在荷兰和巴黎公开出售的书，我只能把我前面所说的大致情况，在《帝国编年史》的序言中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 这本在海牙印刷的《世界史》终于到了我的手中。我发现书中的错误比页数还多。日内瓦的阿梅代<sup>④</sup> 误作阿梅代之子罗伯特；查理曼的长子路易误作查理曼家族的长房路易；一

指夏特莱侯爵夫人。——译者

《百科全书》，即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科学、艺术与工艺详解辞典》（共 35 卷），伏尔泰也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译者

③ 哥达，德国城市。——译者

阿梅代，中世纪萨伏依的一些公爵或伯爵之名。——译者

个在意大利的主教写成一个意大利主教；一个在巴勒斯坦的托勒密城<sup>①</sup>主教写成一个巴勒斯坦的主教；教皇英诺森四世误作教皇克莱门四世 艾卜·哲尔法尔 写成艾卜格拉法；大流士<sup>②</sup>是希斯塔斯普之子，误作希达斯普之子；岁差写成春分秋分的准确性；气候炎热写成气候价值；修士阿尔多布兰丁尼竟写成了 400 年后才建立的小兄弟会 修士阿尔多布兰丁尼。在巴黎此书又以让·努尔斯的名字再版，错误原封未动。在日内瓦和莱比锡，人们竞相翻印。我于是急忙尽可能地写了一份勘误表寄去，尽管原稿不在手边。

最后弄来了巴黎的原稿。我气愤地看到，印给读者的书跟我的书完全两样，它只不过是著作的残缺不全的摘录，连各章的标题也不一样。其中增添、漏略以及日期、姓名和数字的错误比比皆是，使我感到愤慨。我说过的话书上没有，而书上说的又与我的原意恰恰相反。

我根据法律的要求，把我的原稿跟出版的书加以对照。我证实了、同时谴责了这种滥用我的名义和我的著作的行为。就在前不久，还有人以科尔玛的假名，发行了这部书的新版本。如此接二连三不遗余力地欺骗公众，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地抢购一部被人改头换面的书，说明这本书的内容并非毫无用处，因此我更有责任有一天由我自己出版。但是伪版书已充斥欧洲各地，我怎能再给公众增加新版本的负担？只好等些时候再说，我要花些时间将全书

<sup>①</sup> 古代亚洲和非洲有数个城市都以之命名，这里系指巴勒斯坦的托勒密，今称阿卡。——译者

艾卜·哲尔法尔，阿拔斯王朝第二个哈里发，754—775 年在位。——译者

大流士，指大流士一世（前 522—486 年在位）安息省长希斯塔斯普之子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曾征服印度、色雷斯、马其顿。——译者

小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一派，圣方济各·德·保罗在 1435 年创立。

——译者

的头两卷——其中某些片段已写进《帝国编年史》——加以修改。而且，这两卷涉及的是人们所知甚少的时代，需要作艰苦的研究。这比从蛮荒时代的断垣残壁中寻找建造称意大厦的材料，更困难得不可想象。因此我现在只能把续编写到查理五世时代初期，其余部分将来续写出后并入《路易十四时代》一书。

我不得不自己试图出版这部书的第三卷，我把它送交给德累斯顿的出版商康拉德·瓦尔特。据说他出版过前两卷，其中错误比其他版本少。我之所以要设法出版第三卷，是因为我获悉原稿已被纷纷传抄，有些出版商准备出版这卷续篇，那肯定也会跟开头两卷一样错误百出。

这不是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此类书已有不少，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跟我一道学习历史的方法，也是一切跟她同等身分的人想要学习历史的方法。

诚然，在我违反初衷予以付梓的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然而，我以纯真的态度——这种态度如果是为了公之于世而写作是绝对不会有的一——而获得的读书心得，却正是可能有用的东西。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

例如说，路易十一没有从在英国处境相当困难的爱德华四世手中夺回加来，而是向他臣服纳贡以取得和平，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光荣，然而在一个认为勃艮第公爵<sup>②</sup>可能站到英国国王一边反对法国的人看来则是十分策略的。也许有人会这样想：伟

加来，法国北部港口，1347年被英国占领，至1558年才由法将弗朗索瓦·德·吉斯收复。——译者

这里的勃艮第公爵指莽汉查理（1433—1477），毕生与法王路易十一闹磨擦。

——译者

大的弗朗索瓦·德·吉斯<sup>①</sup>从英国玛丽女王<sup>②</sup>手中夺回加来，是在这个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二世比勃艮第公爵可怕得多的时候。还有人会从路易十一的性格来寻找其行为的原因。历史就是这样有用；我的这部拙著，倘能使别人产生比我更好的见解，也可能是有用的。

知道弗朗索瓦一世于 1525 年为 [西班牙国王] 查理五世所俘虏，这只是多记一件史实而已，但是研究为什么查理五世没有充分利用他的时机，这却要靠有识的读者了。他不仅会看到，查理五世一帆风顺的机遇由于其他民族的嫉妒而被抵消，而且也会看到，查理五世的敌人苏里曼在欧洲的侵略由于对波斯人作战而中止；这样他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平衡力量可以阻止一个强国去消灭其他强国。

由于歪曲原文的行为非我始料所及，我只好违反初衷发表过去的研究成果，不过我引以自慰的是或可抛砖引玉。这种学习方式深受一些人的赞赏，他们无暇参考大量书籍去弄清细节，因此只要能对世界有个轮廓的认识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律、艺术、风尚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细微的史实只有在它引起重大事件时才纳入叙述中。克勒茨纳克城是在 1688 年 9 月 21 日还是 22 日被占，曼特农夫人<sup>③</sup>的侄媳妇后来做了她的干侄女，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应该知道路易十四从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改变了欧洲面貌的遗嘱中从未得到丝毫好处<sup>④</sup>，而里斯维克<sup>⑤</sup>和约的签

吉斯公爵（第二）（1519—1563），法国政治阴谋家、军人，吉斯家族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译者

英国玛丽女王：即玛丽·都铎一世（1516—1558），其丈夫为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她由于残酷镇压新教徒，被称为血腥的玛丽。——译者

③ 曼特农夫人，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译者

参阅《路易十四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章。——译者

⑤ 里斯维克，荷兰地名，1697年在此签订和约，结束了法国与奥格斯堡反法联盟的战争，路易十四从此一蹶不振。——译者

订并不像人们始终认为的那样，也不像博林布罗克勋爵<sup>①</sup>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在这个问题上搞错了——，其目的是使西班牙王位落入一个法国王子之手。英国王后安妮的家庭纠纷本身无足轻重，但这一纠纷事实上导致了和平，否则法国便有被肢解的危险，所以从这一点说又值得注意。

史书中那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细节，就像一支军队的行李辎重，是个累赘。人的脑子很小，如果壅塞着细枝末节就会使智力衰退。因此论事必须从大处着眼，细枝末节则应由写编年史的人汇集在辞典中，以备需要时查考。

这样研究历史，就可以上下古今尽收眼底，而不致陷于扑朔迷离。这样便易于发现路易十四、查理五世、[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圣路易、查理曼等时代的特点。我们所应致力之事就是描述各个时代。

人的画像几乎都是靠想象绘成的。要描绘一个未曾一道生活过的人物，那简直是十足的江湖骗术。萨卢斯特<sup>②</sup>描写了喀提林<sup>③</sup>，他认识喀提林本人。雷茨的红衣主教<sup>④</sup>描写了同时代一切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人物，他有权利描绘他看到的和了解的一切。但是热情控制了画笔，是多么常有的事！过去时代著名人物的特征只能用事实来说明。

我不明白《博林布罗克勋爵书信集》的可尊敬的译者<sup>⑤</sup>为什么责备我根据讽刺民谣来评论红衣主教马扎然<sup>⑥</sup>。我并没有评论他，

博林布罗克（1678—1751），英国女王安妮时代的政治家。——译者

② 萨卢斯特（前86—前35），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喀提林的阴谋》一书。——译者

喀提林（前108—前62），古代罗马贵族，阴谋反对元老院，为西塞罗所揭露。

——译者

雷茨的红衣主教，名保罗·德·孔迪（1613—1679），法国政治家及作家。——译者

——译者

⑤ 指巴尔伯·迪·布尔。——原编者注

⑥ 红衣主教马扎然（1602—1661），路易十四未成年时的法国首相。——译者

我只是叙述他的行为，我也并不相信讽刺民谣。让我告诉这位译者吧，是他在评论红衣主教马扎然时把事实弄错了。他说：“这位大臣发现法国处于最严重的困境。”事实恰恰相反。当红衣主教马扎然主政时，法国内部安定，对外则有罗克鲁瓦战役和讷德林根<sup>②</sup>战役的胜利以及在争夺控制权方面对瑞典人的巨大胜利。

他说：“他给国王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井井有条的财政。”完全错了！难道他不知道贤王查理和弗朗索瓦一世都曾留下一笔钱财伟大的亨利在金库里有4000万利弗硬币难道他不知道法国当时在最贤明的管理之下正欣欣向荣，而当他（指亨利四世一译者）去世后，才出现了摄政时期的挥霍无度和动荡不安的局面？红衣主教马扎然自己的财政确实是井井有条，但国家的财政却紊乱不堪，以致财政总监经常对路易十四说：“陛下的金库里已经没有钱了但是红衣主教阁下会借钱给您。”当时国家财政管理不善不得不成立一个法庭。从古尔维尔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贪污盗窃达到何等程度到柯尔贝尔<sup>③</sup>上台才有所整顿。

他说：“路易十四最美好的年代是马扎然去世不久后的那几年，这时马扎然精神仍起着支配作用。”那么，红衣主教马扎然的精神在收复曾被她断送的法朗什孔泰<sup>④</sup>和半个佛兰德方面，在重建他曾经听任其彻底崩溃的海军方面，在改革他一无所知的法制方面，在提倡他所轻视的艺术方面，究竟是怎样起着支配作用的呢？

罗克鲁瓦，法国城市，1643年法军统帅大孔代在此地消灭西班牙军队。——译者

讷德林根，德国城市，1645年大孔代在此地战胜洛林的将军梅尔西。——译者

② 指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译者

④ 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53—1610）。——译者

⑤ 古尔维尔（1625—1703），法国财政大臣，著有《回忆录》。——译者

⑥ 柯尔贝尔（1619—1683），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译者

⑦ 法朗什孔泰，法国古代省名。——译者

他又说：“伏……先生试图论证 在法国 人们毫不畏惧奥兰治亲王①……。”

我所论证的，只是一项数学命题。但是在法国，当人们确信奥兰治亲王或者不如说威廉国王在博因河②战役中被打死时，巴黎人民如此放肆地兴高采烈，那的确确实是出于仇恨而不是出于畏惧。在巴黎，人们的的确确并不害怕一个在爱尔兰还有后顾之忧、在佛兰德频频败北的亲王的入侵。政治家和军事家可能尊敬威廉国王，但巴黎人民肯定不会害怕他。当欧仁亲王和马尔巴勒公爵③蹂躏香槟时，在巴黎，有人可能会害怕他们；但是若说在一个当时一直是战无不胜的王国首都，听到一个从来没有侵犯边境的敌人的名字就发抖，这是不合常情的。

贝里公爵④不管怎样有可能对他的两个哥哥说过：“你们中一个将要当法国国王，另一个当西班牙国王，而我将是奥兰治亲王，我要使你们两人都发狂。”但是博林布罗克勋爵[《书信集》]的译者应当注意到，一个人可以使人发狂，而自己却被打倒；他应当注意到，一个批评家跟一个历史学家一样有可能搞错，因此他应当尽量做到他的所有的批评不出差错。

他在博林布罗克的《秘密回忆录》的开头说：“我要删掉事实。”而我则相反，我希望这言之无物的回忆录中有一些事实，为了博林布罗克勋爵的荣誉，我还希望这些回忆录最好永远是秘密的。

对于一位另一类型的评论家⑤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批评 我

奥兰治亲王，指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威廉三世（1650-1702），他原为奥兰治亲王，曾领导反抗英、法对尼德兰的入侵。——译者

博因河，爱尔兰河名，威廉三世于1690年在此地战胜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当时威廉三世的指挥官肖姆伯格阵亡，故有威廉三世被打死的讹传。——译者

欧仁亲王（1683-1736），法裔奥地利将领，曾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与英将马尔巴勒公爵（1650-1722）协同对法作战，取得多次胜利。——译者

④ 贝里公爵（1686-1714），路易十四之孙。——译者

⑤ 指拉博梅尔（La Beaumelle）。——原编者

应当在这里说几句。他认为出版我的著作时应当加上他的注解。其实他是找到了把一部由史实建立起来的描述民族光荣历史的不朽著作变成一纸谤文的秘诀。这是无知和荒唐的诽谤敢于试图一逞的罕见的例子。

文学是一块既生长有益植物、也生长毒草的土地。有些无耻之徒，能读会写，以为把一些丑闻秘史卖给出版商，而不从事正当的职业，便可以在社会上博得地位，殊不知一个抄写员，甚至一个忠实的仆人的职业也比他们高尚得多。我所说的这个人，出版并发行了他的书名为“《路易十四时代》三卷本 拉博梅尔注 法兰克福版”的蠢话连篇的注释本。在这种卑劣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惩罚之后，他很快又写了另一篇诽谤性文章，但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另一个人<sup>①</sup>看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在欧洲销路甚广，出版商从我的报酬中所得甚丰，便急忙增添了与此书毫无关系的新的一卷。他搜罗了博林布罗克关于通史的某些信件，掺进一些从秘史里捡来的、来路不明的篇页 拼凑起来 名之为《路易十四时代》第三卷。无知者买了，出版者则以粗制滥造而赚了几个月的钱。

另一个人不知怎么把我的《世界史》的小部分未完成的、不像样的初稿弄到手。他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把这部稿子以几个盾<sup>②</sup>卖给海牙的一家出版商<sup>③</sup>，这家出版商没有通知我便匆忙出版了。

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谈到作家中有些人曾为这个著名的时代增光、另一些人则与这个时代极不相称的时候，我说过：荷兰被一些卑劣无耻的作者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写文章诽谤他们的祖国，攻击一些不屑于报复的君主，诋毁一些无力报复的公民。我

指莫贝尔·德·古维斯特，他出版了一部《路易十四的政治时代》（又名《博林布罗克子爵关于路易十四的政治时代的书信集》。）——原编者

盾，荷兰银币名。——译者

③ 指奈奥姆(Néaume)。——原编者

说过，效法他们的人将受到公众的唾弃。这一公正的批评激怒了这些效法者，他们不是幡然改悔，而是写出了一篇篇的谤文；同他们一样，这些谤文都化为粪土，被人遗忘。这些蛀虫钻入文学，进行侵蚀，但人们把它们抖落在地而消灭之，它们既不能损害科学的光辉，也不能削弱其坚实的基础。

### 出版者凯尔的说明

我们尽可能准确无误地重印了《历史哲学》，此文最初是专为著名的夏特莱-洛林侯爵夫人而写，然后作为同样是专为这位夫人而写的《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的导论。我们修正了各种旧版本中的印刷错误，并根据作者交给我们的原稿，补充了所有的脱漏。

这篇前言对于理智健全的人预防至今继续在贻害青年的荒诞无稽之谈，看来完全是必需的。本书作者拿出这服预防药，跟名医梯索在其《告人民》一书出版很久之后又添上对预防江湖庸医极为有用的一章，用意完全相同。一个是为真理而写，另一个是为人的健康而写。

马扎然学院的一个名叫拉歇尔的学监，是希腊古典小说《卡利罗埃》和[英国诗人]蒲柏的作品《玛尔蒂努斯·斯克里布鲁斯》的译者。他受同人委托，写了一篇学究式的文章来攻击《历史哲学》中所阐述的极其明显的真理。这篇谤文照例地半是无知的谬见，半是侮辱性的攻讦。由于《历史哲学》是假托巴赞神父的名义发表的，伏尔泰便用巴赞神父的侄子的口吻来驳斥那位学监；就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所应做的那样，他是以嘲弄学究的方式来作答的。聪明的人和爱说笑的人都赞成巴赞神父的侄子。

这个说明是伏尔泰本人在逝世前不久写的，当时他正在准备出版他的这部著作的新版本。 — 原编者

## 导 论

### 一 地球的变迁

您也许希望古代史是由哲学家撰写的，因为您想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历史。您只想寻求有用的真理，可您说，您找到的几乎只是一些无用的谬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辨明是非，共同努力，从千百年的废墟中发掘出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吧！

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居住的地球是否从前也像今天这样。

我们的地球经历过的变化可能跟各个国家经历过的巨变一样多。浩瀚大海曾经覆盖过许多今天负载着大城市和富饶田野的大片土地，这似已得到证实。没有一处海滨，在漫长岁月中，未曾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

北非洲和邻近埃及的叙利亚边境的流沙，不就是海水逐渐消退后沉积下来的吗？希罗多德并不总是说谎，他说，根据古代埃及祭司的记述，尼罗河三角洲从前并不是陆地，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波罗的海岸边的沙地，不是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吗？[希腊]基克拉迪群岛四围的沙洲和海水下很容易发现的各种植物，不都分明证实了该群岛往昔曾是大陆的一部分吗？

西西里海峡，古代传说为海妖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 的魔窟，至今仍被小船视为畏途，这不是告诉我们，西西里就像古人<sup>②</sup>一直

据希腊神话说：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是共同扼守西西里海峡的一对海妖，卡律布狄斯每天吞吐海水三次，使过往船只卷入巨大漩涡中；航海者改道时又会碰着对面岩礁上的六头海妖斯库拉，它每颗头都会把船上的水手叼走。——译者

<sup>②</sup> 指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前100—前20）。——原编者

认为的那样，从前是跟阿普利亚连在一起的吗！维苏威和埃特纳两座火山虽被海水分隔，但海底的基础则是一个，维苏威是在埃特纳成为死火山之后，才成为活火山的。两个火山口，一个熄灭了，另一个还在喷发火焰。由于发生强烈地震，原来连接那不勒斯和西里的那座山有一部分就陷入海中。

全欧洲都知道大海吞没了〔荷兰的〕半个弗里斯兰省。40年前，我曾看到莫尔迪克附近有18个村庄的钟楼仍然露出水面，此后，它们受海浪冲击，遂致消失。显然，大海在短时间内便舍弃了原先的海岸。请看，〔法国的〕埃格莫特、弗雷瑞斯、〔意大利的〕腊万纳，从前都是海港，如今却不再是海港了。〔埃及的〕达米埃塔，原是十字军东征时登岸的地方，如今却位于离海岸10海里的内陆；大海也不断从罗塞塔后退。这样的变迁，在自然界到处都可见到。如果广阔无垠的太空有些星星不复存在，如果“昴星团”的第七颗星很久以来便已消失，银河里的其他几颗星肉眼也见不到了，难道我们还会对我们这小小星球不断发生变化感到惊奇吗？

我不能断言，地球上的山岳都由大海形成，或甚至都曾经与大海连接。在这些山岳附近找到的贝壳，可能曾经是湖泊中的小贝壳动物的居所；这些湖泊已因地震而消失，湖水注入地势较低的其他湖泊之中了。羊角形菊石、星形石、透镜状骨、海胆、海百合化石、舌石，在我看来都是一些陆地上的化石。我从来不敢相信舌石会是鲨鱼的舌头。我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如果相信有几千条鲨鱼曾把它们的舌头留在海滨，那就无异于相信有几千个女人曾把她们的海蚌壳留在那里。有人<sup>②</sup>还大胆地说过，高度为四五百图瓦兹<sup>③</sup>的山是由未落潮的和落潮七八尺的海形成的；说整个地球都

达米埃塔（今杜姆亚特）、罗塞塔（即拉希德），均位于尼罗河支流的河口。——

译者

指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原编者

③ 图瓦兹，法国古长度单位，一图瓦兹等于1.949米。——译者

曾经燃烧着大火，说地球变成了一个玻璃球。这种凭空想象玷辱了物理学 这样的江湖骗术式的妄谈 根本不配称为历史。

我们不能把穿凿附会跟确凿之事搅在一起，把想入非非与真实可靠混为一谈。关于地球的巨大变迁 我们已有足够的证据 用不着寻找新证了。

所有这些变迁中最大的变迁就是大西洋陆地的消失，如果地球的这一部分果真存在过的话 也许这块陆地不是别的 正是古代最勇敢的航海者腓尼基人所发现的马德拉岛<sup>①</sup>，这个岛后来被人遗忘了 到公元 15 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

总之 从大西洋沿岸犬牙交错的海岸线来看 从大海浸蚀所形成的许多港湾来看 从海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来看 东西两半球的一侧显然失去了两千多古法里<sup>②</sup>的土地，而另一侧则增加了同样多的土地。然而 在漫长的年代中 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定律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 二 不同的人种

对我们来说，更加有趣的是繁衍生息于地球已知四大洲的人种之间的明显差异。

只有瞎子才会怀疑，白种人、黑种人、阿尔比诺人、霍屯督人<sup>③</sup>、拉普兰人<sup>④</sup>、中国人、美洲人 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种族。

一个有文化的旅行家，在经过 [荷兰] 来顿时 总会去看那著名的 [荷兰解剖学家] 鲁易施所解剖的实物，那是一个黑人的毛细管

① 马德拉岛，摩洛哥西大西洋中葡属岛屿。——译者

② 1 古法里 约合 4 公里。——译者

③ 霍屯督人，西南非洲的一个黑色民族。——译者

④ 拉普兰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居民。——译者

网状粘膜组织，这片组织只剩下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由彼得大帝带回俄国，陈列在彼得堡古玩室。这个粘膜组织是黑色的，正是它使黑人皮肤具有一种先天的黑色，这种黑色只有在该组织因病破裂、脂肪从细胞逸出并在皮下产生白斑时才会消失。

这些黑人的圆圆的眼睛、扁塌的鼻子、从来就是很厚的嘴唇、形状各不相同的耳朵、他们头上的卷发、甚至他们的智力程度，使他们与其他人种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不是气候所造成的，证据就是：把一些男女黑人移居到最寒冷的地方，他们生下来的总是跟他们同种的黑人；而黑白混血儿只不过是男黑人和女白人或男白人和女黑人所生的杂种。

阿尔比诺人实际上是一个人数极少的、个子极矮小的民族，居住在非洲中部。他们因为弱小，不大敢离开洞穴，但黑人有时把他们捉到，我们出于好奇而向黑人买来。我见到过两个，许多欧洲人也都见过。如果说他们是黑种人中的侏儒，因患一种麻风病而肤色变白，那就好象说黑种人本来是白种人，因麻风病而肤色变黑一样。阿尔比诺人不同于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也不同于几内亚黑人。他们皮肤也是白色，但和我们白色不同，既不是白里透红，也不是白里泛黑，而是很像白蜡那样苍白。他们的头发和他们的眉毛好似最美丽、最柔软的绸缎，他们的眼睛跟别的人种毫无相似之处，却很像山鹑的眼睛。他们的身材近似拉普兰人，头部跟任何民族都不相似，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头发，不同的眼睛和耳朵。因此他们只是在体型上以及言语和思维能力方面说得上是人类，但这方面的能力远不如我们。这就是我所见过的和观察过的阿尔比诺人<sup>①</sup>。

伏尔泰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把阿尔比诺人看做是单独的人种，这是错误的。其实阿尔比诺人只是人类的一个偶然的变种，——译者

卡弗尔人 生来就有的从肚脐垂到大腿像围裙似的一大块松软皮肤，萨莫耶德 女人的黑色奶头，欧洲男人的胡子，美洲人没有胡须的下巴颏，这些差别太明显了，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不是彼此不同的种族。

此外，如果要问美洲人从何而来，那就也要问南极地方的居民来自何方。这问题已经有人回答<sup>③</sup>，说上帝既然在挪威安置了人类，那么也会在美洲和南极圈安置人类，就像在这些地方种下树木、长出青草一样。

有几位科学家揣测，某些人种或某些接近人类的动物已经绝迹。阿尔比诺人如此稀少，如此孱弱，而且受黑人虐待，不免令人担心这个种族还会存在多久。

差不多所有古代作家都谈到过类似萨提罗斯<sup>④</sup>的怪物。我不认为这种怪物不可能存在。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 人们今天还把女人生下的怪物掐死。在热带国家，猴子强奸女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希罗多德在所著《历史》第二卷中说 他游历埃及时 孟代斯省有一妇女公然与山羊交媾，他说埃及人都可以证明此事。《圣经·利未记》第 18 章有禁止与牡山羊或牝山羊交媾之说，可见这种行为过去或许是很普遍的。在没有进一步弄清以前，可以设想，有些怪物就是这种丑恶的性行为的产物。但即使这种怪物曾经存在，也不会对人类有什么影响。正如骡子不能生殖，怪物也不能改变其他人种的特性。

谈到人的寿命（如果您把犹太经书所承认、但又长期无人知晓

卡弗尔人，住在南非开普教的一种居民。——译者

萨莫耶德人，住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的一个部族，属于蒙古人种，以驯鹿和捕鱼为生。——译者

③ 参见本书第 145 章。——原编者

萨提罗斯，希腊神话中长着卷发、尖耳、两小角和公羊腿的妖怪，性极贪婪。——译者